





$P_1 - P_3$

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勝乃云嘉州管内蓋

失之開禧寧宗十一年皇子封榮王勝威

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

唐朝隄領之制也集證隄即選字唐蕭嵩選領河南節度若封王或以國

如周魯或以州如兗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

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勝下福州余

引故事勝所領兩鎮

陳自明晦紹熙光宗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

記用襄尺字以爲犯濮安懿王諱原注襄音讓慶元四年從

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

出身集證王氏詞學指南云侍從言記問文米迥出流輩徐子儀嘉

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勝乃云嘉州管内蓋

草制者失之開禧寧宗十一年皇子封榮王勝威

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

唐朝隄領之制也集證隄即送字唐蕭嵩遣領河南節度若封王或以國

如周魯或以州如兗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

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勝下福州余

引故事勝所領兩鎮

陳自明晦紹熙光宗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

記用襄尺字以爲犯濮安王諱原注襄音讓慶元四年從

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

出身集證王氏詞學指南云侍從言記問文采迥出流輩既單用襄字初不從言自不應避語與下等推恩徐子儀嘉

定寧宗十四年  
改元嘉定

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

禮蕃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

而薦于朝集證詞學指南云貢院言引周禮是旁證即非本處有差本敢取放開院日知釋請與陞推不數年

入館掌制閣按王氏父為字諱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俞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堅却不受曰吾二兒習詞

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焉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習

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命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集證周禮地官保氏注五射白矢參連刺注襄尺并儀也疏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釋文襄本作讓春官蕃人注此九平皆當為筮字

之誤也巫咸謂筮衆心歡否○元折案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徐鳳子儀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石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圍主司

驚異已實異等而未篇贊用周禮巫咸為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

真本徐後寓直玉堂濮安懿王名允讓神宗本生父也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

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列子務內觀仲尼陸游字務

觀本此原注魏傳峻字蘭石本淮南子說林訓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湜其止箋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

王舒有學術魯直方樸山云按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禮記少儀文邦彥學或取此文與命名相配若謂取諸易則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豈當迂取王註

以為斷章之末末又云鄭注讀少儀美字為儀然字則仍美字也集證卅

谷風箋湜湜持正貌○元折案唐書李鼎祚周易集解觀六二小象解侯果曰得位居中上應於五闕觀朝美不能大觀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謂

放翁母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列子仲尼篇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項氏家說八黃庭堅字

魯直馬永卿嬾真錄以為史克魯人也當引十六相以卻莒僕故曰魯直此

說非也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爾雅庭直也直而且堅故曰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緩晉有晏清閣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全云晏氏之

學傳於陽氏陽氏之學傳於吾鄉史氏即靜齋也集證通志氏族略五晉有西中郎將晏清又寧州刺史晏靜經義考晏淵孟子註佚曹學修曰晏淵

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學於

海菴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

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集證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及五殘大荒西經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

西王母郭璞注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鬋戴勝善嘯

漢天文志天暉而見景星注暉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集證史記天官書天晴而見景星按說文無暉晴二字夕部有姓字云兩而夜除星見也從夕生聲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元折案唐人有天晴景星見賦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一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如天晴景星見漢天文志晴當作暉暉精明也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河

圖挺佐一叢書樓校元板無一字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

之後天可倚杵原注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集證是類謀鄭注曰民衣霧主吸霜卑尊之服間可倚杵者言相近於何藏無所自逃藏徐堅初學記天部引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洵洵隆隆曾莫知其終始○元折案通考易是類謀一卷鄭元注或作筮謀類

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鼎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犴籽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鷺彌

也中路嬰兒向注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軛人注鯪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閩按楊升菴廣之曰

大戴禮記蕭氏之根懷氏之苞玉襄洞蕭賦幸得謚為洞蕭兮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蕭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元折案小雅鶴鳴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正義曰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良魚字亦新

石鼓文帛魚鯪鯪又云有鯪鯪閩本作鯪有鯪即白魚也元折

案古文苑一載石鼓文第二云帛魚鯪鯪其蓋氏鮮黃帛其鯪又鮑又鯪其文不同馬氏叢書樓校云有鯪元板作有鯪

春秋正義五指之名曰巨指原注儀禮大射孟子云食指

原注將指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閩按既夕記亦名中指無名指

左傳將指何云疏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

原注小指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閩按既夕記亦名中指無名指

孟子小指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閩按既夕記亦名中指無名指

決朱極三鄭元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

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

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

也定十四年左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履註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謂大指為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院鹽指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實于左袂挂于季指注季猶小也李氏周易集解咸初六咸其拇虞翻曰母足大指也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注駢拇足拇指連二指也三倉云枝指手有六指也余兄靜軒曰無名指又可謂之四指枝指又可謂之六指公羊文十四年傳云子以其指則接蓄也四指且也六指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蓄猶人之四指獲且猶人之六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

兗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

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元圻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蠶書一卷見少游淮海集第六卷

序略曰子開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篚織文徐篚元織縞荆篚元縑機組象篚織績青篚縹絲時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究為最乎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兗人也陳氏不信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湛撰後人附刻于陳專農書之後四庫書目著錄同宋史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藥城詩云去住由人真水

母單瓢粗足似叢書樓校似元板作亦山賦注引南越志曰海岸間頗有

水母東海謂之蛭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揚子法言脩身篇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單瓢懼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閣閣在下單瓢梓亦山雌也何其懼

殷芸小說蔡司徒案晉書蔡謨傳字道明康帝時領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

住參佐解閣本脫解字今從何本補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

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懷詩士龍

同此屋三間又寓居劉倉解中晚步詩云士衡去國三間屋閣按簡齋陳與

義號元圻案世說賞譽門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解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抗慨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第紹興中官至參知政事蹟具宋史本傳簡齋集又有寄弟詩云三間瓦屋亦易求著子東頭我西頭書事云瓦屋三間寬有餘可憐小屋不同居

唐西域傳未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咄菜名也原注

張文潛謂波稜自坡陵國來 集證曰唐西域傳未祿在大食之東疏有顯  
忽葛藍軍達發羅又泥婆羅貢觀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澤提德  
唐會要太宗時尼波羅國獻波稜菜類紅藍實如蔞菜大熟之能益食唐章  
約劉賓客嘉話錄波稜種自西域有僧將其子來云本是頗陵國之種語  
誤為波稜耳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見左傳尸子亦云

醫詢案原注者秦之良醫闕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醜也  
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說 集證太平

御覽三百七十一尸子曰有醫詢者秦之良醫也為宣王割座為惠王治痔  
皆愈張子背腫謂詢曰背非吾背也任子與馬治之遂愈詢誠善治疾也張  
子委製馬夫為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製然後治矣

巫彭作醫原注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原注素問上古醫

曰苗父原注說苑 閻按漢藝文志太古醫有岐伯俞拊應劭曰黃帝  
時醫 集證曰呂覽勿躬篇曰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

作歷義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木夷羿作弓祝融作市  
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血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

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  
也素問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王冰注岐伯祖世之師  
說苑辨物篇中庶子難扁鵲曰吾聞上古之醫曰苗父中古之醫曰俞拊子  
之方能如此子淮南人間訓扁鵲俞拊之巧注俞拊黃帝時醫郭璞巫咸山  
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元圻紫韓詩外傳十扁鵲過號侯篇上古醫  
曰弟父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

黃石圮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柟林之奇為衆推服

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

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柟樗也原注葵字襲明子柟  
字和伯樗字廷仲里居

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原注方德順陸亦  
顏胡原仲劉致中

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廷仲詩○元圻案呂伯恭集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  
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  
先生與二李伯仲嘗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又曰里居之良若方若陸

云云 周益公集直顯謨閣黃公墓誌曰公諱石字圮老温州平陽人中進  
士第改福州教授聞李葵李柟林之奇為衆推服云云 今東萊詩集無寄  
和伯廷仲詩惟有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五古一首病中寄胡原仲劉

致中五古一首又送謙上人回建州第二首云平生苦節胡原仲老大多才  
劉致中云云其方德順陸亦顏集中不見其名厚齋所據蓋另有善本 胡

致中五古一首又送謙上人回建州第二首云平生苦節胡原仲老大多才  
劉致中云云其方德順陸亦顏集中不見其名厚齋所據蓋另有善本 胡



原伸名憲文定公兄子朱子所稱籍溪先生也林少穎祭劉致中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淪採芝食菊若將終身短榮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復伸成康其俗竟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遭厄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又祭陸亦顏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違壽則不水亦有以是為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為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云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槩矣少穎文集附載李迂仲從弟桐作少穎哀辭曰支離先生陸亦顏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櫛先君子于少穎為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盡往焉遂從之而少穎祭亦顏文亦有念疇昔樞衣函文之間有琢磨切磋之益之語然則陸亦顏亦少穎之師也

齊齋倪公思 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案同年王穀膳曰三戒見經鉅堂雜志第八卷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全云此名言也深寧其有感於晦翁同甫黃中子靜之事乎元圻案朱子與林黃中論易西銘不合黃中遂論朱子無學術朱子又與陸子壽子靜兄弟辨無極太極往復論難當時輯有專書陳同甫嘗有義利可以雙行王霸可以並用之說朱子與同甫辨論諸書俱載大全集中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調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

也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

以厲澆俗

全云黃子游莆田人後移居吾鄉奉化元圻案陸放翁跋臨汝志曰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人犯闕上書請身使北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紹興初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三子周益公跋歐陽澈遺事曰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澈云嗚呼澈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嗟嗟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希顏慕藺者先是郡庠繪晏元獻曾子固汪信氏謝無逸於講堂德明與焉又黃子游墓誌曰公諱子游字叔言系出浦城黃氏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忤宰相棄市公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年十四公傾囊輟所乘馬贈其歸晚卜居明州奉化縣

淳祐 理宗十七年 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

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

車誠

全云丙丁顛末見容齋隨筆元圻案容齋五筆十謂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溯自漢高十二年丙午至宋孝宗二十五年丁未凡一千三百二十二年著其事變又謂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柴望字仲山衢州江山人自宋云

道跡深山至元十七年乃卒謝臯羽天地間集錄宋末故臣文天祥家  
等十七人詩望其一也宋亡後與其弟隨亨元亨元彪隱于樸林九際之間  
有柴氏四隱集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

潛復以自號元折案唐書張鷟傳鷟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員半  
十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晁

氏讀書志曰鷟自號浮休子又曰張鷟長芸叟邠州人仕至吏部尚書自號  
浮休先生又曰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蘇子瞻秦少游為詩友 莊子外篇  
刻意其生也淡其死也休內篇大宗師元具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唐  
有高彦休亦號參寥子即著唐闕史者彦休僖宗時人在張鷟之後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贄為

陸贄原注贄即陸淳非贄也○元折案趙希弁讀書附志語錄類無垢  
先生心傳錄十二卷張文忠九成字子韶之說甥于恕編公以紹興  
三年狀元及第歷禮部侍郎兼侍講謫居南安十四年

磨衲集王公庭秀閩按庭秀慈溪人為  
王氏鄉先輩故稱公作於紹興壬子攷其

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

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黃

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

傳為謝楊剛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

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愴茂惡家以荆舒為師

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

禍蕭艾不薶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

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

猛獸呀風俗移人可畏哉全云宋有兩王庭秀皆吾鄉人又  
同時其一問學楊文靜公又學詩

於山谷宋史有傳乃慈溪人其一著磨衲集者為鄞人袁清容延祐四明志

竟合為一人非也○元折案宋史鄭毅傳附王庭秀傳云王庭秀字彥穎慈

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李光薦為御史臺檢法官此蓋  
全氏所謂慈溪之王庭秀也宋詩紀事云王庭秀字彥穎明州鄞人登政和  
上舍第建炎中御史臺檢法官直秘閣主管崇道觀有磨衲集此蓋全氏所云  
鄞之王庭秀也然同字彥穎同登上舍第同為御史臺檢法官仍有可疑

趙希升讀書附志曰鄭俠字介夫熙寧中監安上門時久不雨公以本門所見飢民及新法之不便者為圖狀發馬遞投進且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新臣宣德門外神宗觀圖長噓命馮京等體量新法而寢罷之大開倉庾以賑飢民下詔責躬三日大雨荆公率百僚入賀上出奏疏并圖以示之附麗新法者爭言公詆毀良法直奏驚御遂得罪云中興初贈朝奉郎官其孫一人

###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

案樊崇事見後漢書劉盆子傳董卓事見後漢書本傳

### 發唐陵者

#### 溫韜也

溫韜事見五代史本傳當時謂之發陵賊

#### 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

闕按此其有感

楊建真伽之事乎王氏有靈應首肯我○元圻案明程敏政宋遺民錄載元羅靈卿唐義士傳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圖者楊建真伽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骸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二十三歲聞之痛憤乃邀里中少年若干輩收遺骸斲文木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置之蕪城以藏為文而告越七日總浮屠下冷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梓首禍北馬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西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易陵骨者尚有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温州平陽人王英孫號脩竹會稽人即林霽山之友周公謹癸辛雜志有陵使羅銑黃梨洲以為尚有鄭朴翁謝臯雨全謝山謂是役也王脩竹為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臯雨則特聞其事而歌

詠以發之者也

###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闕雖

#### 作諷姜后請愆

案康王事注見卷三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况有德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

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左傳昭三年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

#### 懼也

事文類聚管寧避難遼東還泛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憊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在家常

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朝晏知家之興廢呂子成公禘說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

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  
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  
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

妙崇見晉書本傳世說七注中興書曰仲堪父疾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北齊李元忠

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見北齊書本傳李密

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密字希範元忠族弟

也即附見元忠傳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

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見隋書

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見中說天地篇

勃從之游盡得其要見唐書文藝傳上甄權以母病與弟立

言究習方書見唐書方技傳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

醫游遂窮其術見唐書王珪傳燾珪之孫也李逢吉父顏有錮疾自

料醫藥遂通方書唐書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曾祖元道祖顏父歸期有錮疾云云父顏當作父歸期杜

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見唐書杜鵬漸傳鵬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本朝

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何云堯夫墓誌乃明道所作但云系出名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

軍職遺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安得有其父間道

來奔之事大抵出自舍世祿為婁士乃絕口不言原注伯溫

自其後人誣妄耳

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溫高大父所建統

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溫記

其異今案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何云令進既遠事藝祖安得淳

蘇魏公頌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

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

至於書不可一日失何云程子書銘云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語簡而盡○元折崇呂成公入越

記曰蘇仁仲子容丞相孫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紙尾云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云云 晁氏讀書志別集類下蒲左丞集十卷蒲宗孟傳正閬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尚書左丞為人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日慈二日儉世以為中其膏肓之疾云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

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

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

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

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

散與貧原注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見越世家注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

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

之意歟然何足以為妙論何云妙論意者猶云戲論也 閣按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

素王妙義二卷云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妙論又有范蠡本南陽人一語見越世家注 集證太平御覽四百四引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嘗南遊越范蠡師事之又四百七引諸稱富者云云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

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

王內出王者褰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

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閣按二當作四年改用

冕十二旒服九章

衮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闕按此字當作始也。案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責父御，

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責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註：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誄也。闕氏因王氏未引禮記全文，故云當作自縣責父卜國始。陸佃曰：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與闕氏同意。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

鬢而吊也。自敗於臺駘始也。何云當作狐駘，非臺也。又云：檀弓魯僖公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正義曰：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又注曰：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時家家有喪，鬢而相吊，去纓而紒，曰：鬢禮，婦人吊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并無首素總。正義曰：士冠禮，纓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山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周禮司服有錫衰，總衰，疑衰，皆吉，并無首素總。大戴禮文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曰：穆伯，魯大夫。李憚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自史佚始也。正義曰：下殤，謂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郊特牲注曰：僭天子也。庭燎之

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注曰：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也。

大夫殯而君殺之義也。闕按殯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作

由三桓始也。方樸山云：大夫殯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郊

禮也。由三桓始也。闕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何云初刊本自

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玉藻注曰：蓋僭宋王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曰：亦僭宋王者之

服也。

十四

傳字下於有母字

子子思後

偽主以行及反，莫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

始也。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下殤，用棺衣。闕按衣下

自史佚始也。正義曰：下殤，謂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郊特牲注曰：僭天子也。庭燎之

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人編衣以養老宋是  
殿後故朝衣以編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雜記注曰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官  
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娶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注曰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

侯同爾禮不反服自孔氏之不喪出母以下皆陸農師之說見衛左氏  
湜禮記集說其唯殯及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四句則王氏所補

傳始用六佾左傳隱五年晉於是始墨僖三十三年○闕按始厚

葬成二年始用殉成二年魯於是始婚襄四年魏絳於是乎始

有金石之樂襄十一年始用人于亳昭十一年魯於是始尚羔

定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

未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

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原注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

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

論董淑妃諡議策禮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何云給鼓吹僅

昭公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熙寧二年言春秋書

邱甲襄十一年用田賦襄十一年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

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閣

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垓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

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尚爾余不勝慨嘆仲恭言端有味哉集證後

魏書劉芳傳芳仲子懋字仲華撰諸器物造作之祖十五卷名曰物祖此史

同唐志小說家事始三卷劉孝孫房德懋撰玉海唐吳王詵議劉存與長史

房德懋等集經史諸書以類分門為事始三卷○元圻案晁氏讀書附志類

書類事物紀原十卷高承編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政刑經籍器用下至博

奕嬉戲之微蟲魚飛走之類無不攷其所自來承開封人雙溪項彬序書  
錄解題雜家類事物紀原二十卷不著人名氏較高承書多十卷當是後人  
廣之耳 晁氏讀書志雜家類續事始五卷偽蜀馮鑑廣劉孝孫所著又事  
原錄皇朝朱繪撰其書事始之類也 司馬溫公論董妃諡議策禮劉子曰  
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  
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  
典不足法也 唐唐紹論婦人葬禮用鼓吹疏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為軍容  
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擷鼓曲有靈夔夔鷓鴣爭石墜崖壯士怒之

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接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閭閻？准式公主王妃已下，奠禮加鼓，吹歷代未聞。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兩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見太平御覽十，集證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晚歲閑

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脩業，

惟日不足，而可遣乎？何云總詩是詩人常語，元城則聖門事也。程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元折案江總字總

持濟陽考城人，後主狎客之一也。陳書本傳云有集三十卷。元城先生語見徐度却掃編中，考潔齋作元城橫浦二先生祠堂記。

陳正獻公疏曰：懲美者必吹於齋，傷桃者或戒於李。

楚辭惜誦云：懲熱美而吹籟。北夢瑣言：唐明宗不

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

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元折案晁氏讀書志小說類北夢瑣言二十卷荆南孫先憲撰，記唐至五代及十國雜事。唐傅奕請革隋制疏云：懲沸美者吹冷齋，傷弓之鳥驚曲木。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

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

更涵養。見語錄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今本大全集無鼓字聽

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

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元折

案朱子文集五十八張敬夫問曰：頃蒙見教云：往在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心已屢變矣。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何云千三下脫一百字萬四千有餘夫地

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閩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

原注見帝王世紀集證續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

按閩潛夫論洗本作治何此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情○元圻案後漢書王符傳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其實實篇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洗布以及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注詩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泮之以鹽水焉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示閩本無示字天下丁度為

序集證宋志丁度土牛經一卷六經天文編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勝寒氣善耕故可示農耕之早晚土牛之法如甲子歲甲為幹色

青為牛首子為支色黑為身納音金色白為腹又如丙寅日立春丙為幹色赤為角耳尾寅為支色青為脛納音火色亦為蹄餘放此○元圻案說郭載土牛經一馬釋春牛顏色第一釋策牛人衣服第二釋策牛人前後第三釋龍頭韉索第四當即景祐所頒之書惟不載丁度序而題宋向孟撰不知何據宋史藝文志農家類有丁度土牛經一卷當是因作序而誤屬之也丁度仁宗時翰林學士即撰集韻者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

星質也見太平御覽六東坡以圮上老人為隱君子何云秦水德子房自

謂師黃石殆託意於土能尅水耳厚齋其亦寓報韓之志乎集證通志黃石記三卷不著撰人名字○元圻案東坡留侯論曰子房受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

魯公相本朝其誡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

猶不忘唐也何云乃相承以熟未可為不忘唐之證也厚齋特望人不遽忘宋耳集證容齋隨筆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

所刻其書淵世民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相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  
臣然於存最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  
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劉夢得上杜司徒書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

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

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曰云於投杼而知母

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元折案列子說符篇曰人有亡鉄者意其

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鉄

欲立其子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妻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王上臺觀之即可知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曰蜂

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呂氏春秋任數篇孔子窮守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得而饘之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

食之選間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炙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

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白香山詩云曾家機上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但以恩情生罅隙何人不解作江充

量文元全云名迥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

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

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案文元語見東都事略本傳李仁甫長編一百十五

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

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

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此真西山書慈

湖先生行狀後語元折案晁文元昭德新編上卷必然之期素定之分謂之命其理自然謂之天命知識此理謂之知命委順此理謂之委命命與情

兩不相制而於命中起一切之情徒自苦耳能不爾者謂之達人晁公武曰五世祖文元公諱迴字明遠澶州人自父始徙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

士以太子少保致仕文元諡也李獻臣言公服膺墳典者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唐趙璘因話錄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喜服食每

語人曰雞猪魚蒜遇者即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皆達人之言也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

元折案張文潛寓陳雜詩十首之四云唐有元相國實殺顏平原平原腹有丹尸解神已仙顏公死已矣人見如生前致令遺其像委曲與人言相國死倉卒穢穢塞其咽家門隨手破但怪椒斛十顏公黃塵外風節猶凜然元子墮九幽遺真萬世傳唐書百五十三顏真卿傳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怒縊殺之元載傳見唐書一百四十五傳云大歷十二年三月賜載自盡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盧杞見姦臣傳下傳云李希烈反杞素惡真卿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

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原注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集證河南府宜陽縣唐宋

之福昌縣也縣西有昌谷水與甘水俱流注于洛水元折案唐書文苑李賀傳賀字長吉每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題及暮歸足成之日率如此其母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血乃已耳

唐六典十四按摩博士一人從九品下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槌之鍛後漢華

佗傳云五禽元折案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日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淮南子精神訓曰是故真人之游若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鰲躍鳴視虎顧却是六禽又繆稱訓熊之好經高誘注經動導引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

南有葑案葑釋文作菘作葑似誤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以上柳谷風釋文張

文潛郭園送蕪菁感成長句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

食瑶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集證菘含草木狀蕪菁嶺嶠以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攜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為芥亦橘種江北為枳之義也至曲江方有菘彼人謂之秦菘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邱之容衆郭有

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闕按元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雄文名弓旌獨

不及焉當時必有所自處者元折案唐文粹九十九載司空圖題東漢傳後曰君子之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

毒利害可見矣。唐書司空圖傳圖字表聖景福中擢諫議大夫見朝政日壞自惟出不如處稱疾不赴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郎懼柳璨誣陷不得已赴之入見墮笏失儀遂得罷去下居中條山王官谷名亭曰休休又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保全終始聞哀帝不食而卒。文選蔡邕陳太邱碑序曰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宰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又郭有道碑文序曰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潛德衡門收朋勸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辭曰棲遲秘邱善誘能教赫三事幾行其格。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

心常富見儉化篇李元衡集證曰名壽南紹興十八年宏詞科儉說曰貪饕以招

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

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

安性皆要言也閱按炳燭齋隨筆昔於己不啻於人謂之儉昔於人

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元折案四庫書簡明目錄子部雜家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宋齊邱據為己作故亦謂之齊邱子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峭本道士故大旨多出於黃老而附合於儒言文中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姚合新昌里詩曰近貧日益廉近富日益貪一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荀悅申鑒政體篇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術今本作方

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今本脫此三字許渾詩

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案溫公集有獨樂園七詠讀書堂其一也嘗云

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

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

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

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知周子窻前草不除之意

元折案溫公作邵興宗南園草盛不翦詩云謂言彼草木於我何疏親於閒置取金豈得見天真不若任其然同受雨露恩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  
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語見宋修度此言近於達  
者元折案王渙之字彥舟衢州常山人徽宗時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  
士宋史附見其兄王漢之傳渙之滕元發塔見東坡代張方平作滕  
公墓誌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

之遷都也嗚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觀矣元折案商

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三國志董卓  
傳注續漢書曰卓言宜復遷都長安楊彪曰恐百姓驚愕慶沸蟻聚以致擾  
亂卓正色曰公欲沮國家耶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後魏溫子昇闔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国配彼太

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

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祐就

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原

兜郎偉猶言兒郎德攻魏嘗辨之○元折案此條本吳曾能改齋漫錄樓  
攻魏跋姜氏上梁文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為唯諾之唯  
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  
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憑廝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憑去憑音  
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  
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憑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  
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  
皆博洽之士皆以為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宋葉大  
慶愛日齋叢抄亦載能改齋漫錄及樓攻魏之說又曰予記呂氏春秋月令  
舉大木者前呼與譟後亦應之高誘注為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譟注或作  
邪譟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真文忠公送陳端父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

以盡仁義元折案司馬溫公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則寬嚴即仁義

傅元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

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

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  
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  
於己無薄於人元折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傳子一卷晉司  
隸校尉郭象子北地傳元撰晉書本傳稱有內外中  
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隋唐志皆載傳子一百二十卷宋志  
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其大典失  
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此條所引諸銘今不載於  
本書見藝文類聚服飾部中蓋本書外別傳也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  
之孝河海之慈見藝文類聚孝部即益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元折案周密公謹浩然齋雅談曰東坡詩云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  
如春風不見李桃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其言尤悲東萊子夢我云我  
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皆祖郊之意也孟東  
野名郊武康人年五十始成進士為涇陽尉嘗作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  
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隋書經籍  
志雜傳類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

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元折案蘇子由南康直節堂記曰杉不  
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  
者與竹相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今陳龍  
川集無言梅之文當考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閩按本七萬七千九百六

十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曰漢桓永壽二年戶二千六百七萬  
九百六十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案每戶以五口為率則五千  
餘萬人止一千餘萬戶今云二千當是世紀  
之誤故王氏不據後漢志而據晉書地志至晉武太康元年平

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閩按漏十字何本  
有十字○以上皆晉  
志地理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

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

萬元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

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

十四以上皆會要載永徽三年民部尚  
書高履行奏疏中文見玉海二十兵禍之慘如此閩按孝  
平元始

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戶千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元折案考平戶數晉書地志三百作二百隋志同光武戶數見後漢書郡國志。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芥隱筆記引作同舟于江其時在風泐者

之吉沂者之凶同藝于野野筆記作陸其時在澤伊種之

利利筆記作喜乃種之厄東坡泗州僧加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元折案此條本龔頤正芥隱筆記宋史繩祖學齋帖碑曰東坡以一聯

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

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

文以沈音沉謂沉酒之后誤矣全云胡身之已辨之○元折案通鑑唐紀高祖武德元

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意亦不自安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其

樂飲耳胡三省註曰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后沈氏陳書後主紀隋仁壽四年十一月薨于洛陽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沈后傳后與後主俱入長安隋煬帝每所巡幸每令從駕隋書蕭后傳后沒於寶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之遂入於虜庭煬帝之言驗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元胡三省撰釋文本南宋時蜀人史焘所作淺陋特甚三省因作此書以刊正之

曾收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

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收為肢集證朱子云曾彥和

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元折案收音民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

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

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

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

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全云感慨係之○元折案水經注十六晉後略曰成都王穎使吳人陸機

為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為洛軍所乘大敗于鹿苑 晉書陸機傳太康末  
機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成都王  
穎與河間王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大都督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  
里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又雲傳張昌為亂穎上雲為  
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穎并收雲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齊永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  
帝克齊入鄴之日救唐道和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大象初賜爵  
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拜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  
文武事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  
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  
悅即召與語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

饑荒羅鼎作粥

案見初學記食物部粥類

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

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  
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  
秉彛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擬蜂之讒

能知而不能行也

集證錄異傳隋唐志不著錄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屢引之通志氏族略尹氏少昊之子封於

尹城因以為氏子孫世為周卿士食采于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

王羲之傳論

案晉書陸機王羲之二傳論乃唐太宗御製

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

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案三國志魏武紀注衛恒四體書勢序曰山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焚削其札梁鵠乃益為板而飲之酒俟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都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水經注十六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黃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玩之以為勝宜官衛恒字巨山晉書有傳其四體書序全載本傳及唐張彦遠法書要錄中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鯢

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全云詳見爾雅翼○元折案陸氏釋文序錄曰崔譔莊子注十卷二



十七篇清河人晉議即又莊子逍遙遊釋文曰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  
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  
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字古以為鳳  
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鯢即莊子逍遙遊所說之鵬鯢也莊子作鵬而宋  
玉作鳳引之以證鵬之即鳳字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少何云少古左字

程易田云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楊用修辨其名為少音徹不為巾亦非也說文竹以兩個介亦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為介耳余謂簡棲於巾字少字並難通於介字亦費解姑從其說然此等處斷宜闕疑○元圻案李善文選注引姓氏英賢錄曰王少字簡棲琅玕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玕王少製石刻作少當以為據余兄靜軒曰說文無介字介即介也且神似倒此以為竹以兩個亦非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案見史記封禪書孟獻

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

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祀俗號城隍神

見北齊書本傳則唐以前已有之閩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何云宋以後城隍之祀遍天下且各位名字趙與皆賓退錄有二條言之頗詳○元圻案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見唐文粹七十一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園西河渡橋南越悲

原注下一句未見所出何云若此錦鎬為對尚未工又云予作一句云魯壺為王室之鎮而酒薄終以被圍思下句對未得○元圻案唐子西採藤曲效王建體魯人酒薄邯鄲園西河渡橋南越悲歲調紅藤百萬計此頁一作無窮時去年採藤藤已之今年採藤藤轉竭入山十日脫身歸新藤出土拳如蕨淇園取竹况有年越山採藤輸不前今年輸藤指黃犢明年輸藤波及屋吾皇養民如養兒鑿空為此謀者誰

集古錄漢表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不知

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臯入關收  
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令滎陽成臯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  
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出軍宛葉閒即此閩本作轅生也原注轅與表同 閩按引  
氏隸釋楊升庵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履圭  
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鈔本  
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訝曰王子充引辨水經  
語子信其為王氏而升庵明引王氏語子反削正之何居余笑曰觀人於其  
素○元圻案洪氏隸釋攷證語與王氏此條及急就篇注略同 集古錄載  
袁良碑云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興虞闕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為陳侯至元  
孫濤塗以氏立姓曰表 王氏急就篇注曰爰氏之先本與陳同姓陳申公  
生靜伯甫伯甫一世孫爰諸生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轅字又作表字本

一族也漢有表蓋 北史李繪與梁人汎言氏族表押曰未若我本出自黃  
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元所出雖遠當是共車千秋分一字耳可為轅表一  
族之証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

歐陽公集古錄跋尾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

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

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閩按余嘗謂蓋世文人無過歐公而學

得毋以劉原艾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  
錄跋尾○元圻案歐陽集古錄附載黃伯思云東觀餘論漢書地理志太華  
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僊賦敘華山有集靈宮不獨見於  
此碑也 三輔黃圖曰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  
界皆武帝宮觀名也 宋董道廣川書跋曰漢武集靈宮見於漢志桓譚嘗  
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水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  
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壁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  
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  
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國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  
言之矣子因得考之信

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水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  
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壁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  
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  
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國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  
言之矣子因得考之信

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水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  
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壁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  
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  
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國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  
言之矣子因得考之信

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水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  
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壁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  
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  
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國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  
言之矣子因得考之信

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水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  
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壁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  
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  
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國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  
言之矣子因得考之信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

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原注來風楊文

公詩亦作郵原注石郵風惡客心愁○元折案容齋五筆三石尤風

入峽苦風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若石尤風戴叔倫送

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

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意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

必多用之不暇憶也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引江湖紀聞云石尤風者傳聞

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尤出不歸妻臨亡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

至於此今凡有商賈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

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又丁都護歌願作

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丁督護歌宋武帝製見通典樂五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

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跖分焉服言行而堯桀

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慄乎其可

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

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

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

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

以欺其鄉元折案真西山曰士有爵位顯於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事業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翱所

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

馬永卿也元折案唐文粹李翱答進士王載言書曰師之於門人則名

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竊恐足下不思乃陷於此王氏引作朱載言未知孰是馬永卿

記劉元城語錄曰僕初見先生問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

時嘗往別之後兩日詹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

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為得體晉書劉兆傳嘗有人著鞞

騎驢至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業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

無天甚矣。何云小人不學故耳。不得以此為罪也。元圻案唐書李希烈傳布列建偽號遣董待名韓霜露等分掠州縣江西節度使曹王舉擊拔斬黃敗李良韓霜露走之朱泚傳泚僭接偽位國號大秦賊將李日月銳甚燒陵廟鹵簿御物自謂無前渾瑊射殺之。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

作卜。闕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集證柳芳論載文苑英華風俗通義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四廣韻巫字下引風俗通云氏於事則巫卜陶匠是也。通志氏族略兩引風俗通皆作巫卜匠陶夾淦云云乙氏子姓商湯字天乙支孫因以王父字為氏。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於唐末凡五亂寶應肅宗七年改元

元年袁晁陷明州一也貞元德宗六年改元十四年明州將

栗鏗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僖宗即位初元四年王

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僖宗八年改元元年鄭賊鍾季文陷明

州四也景福昭宗四年改元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

也。全云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令老是首禍栗鏗之後有裘甫王郢之後有劉文深寧之言猶未備。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十六明州本會稽之

鄭縣漢句章縣地也。武德四年于縣立鄞州八年廢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濟奏分越州之鄞縣置明州以境內四明山為名。吳令老唐書元宗紀通鑑竝作吳令光。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

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系表

元圻案通鑑裴璩諳之從曾孫也。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

分在於義利而已。元圻案漢書蕭望之傳張敞上書言今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臯差入

穀望之與少府李彊議曰為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

范文正公李衛公浙西述夢詩序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

叔文黨貶廢不用。案下云覽數君子之迷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

素輕傳稱叔文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

全云禹錫等安能在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梧俱文珍輩又絕韋臯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

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燕

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

其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一經

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此昌黎答崔立之書豈有意於

諸君子乎以上皆范文正公語○閣按比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永貞行耶何云任文訓注其為小人也南蒯以費叛雖得

黃裳元吉之占終歸於敗豈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乎又云柳子厚亦佳士失在未能立而遽用機可以借叔文以伸其意志不知比之匪人所傷已

多安能有為也又云范公未讀永貞行耶前之任文後之訓注皆檢邪小人託正義以行其私者方樸山云至論余并謂鄭注李訓亦有小人又

云柳劉輩坐不知人耳其意則何可厚非司馬公亦受欺蔡元長全云王叔文亦志在收宦官兵柄其輔順宗實能革除夙弊特進身不以正故一貶

而下流歸之○元折案柳子厚與許孟容書云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韓文公作柳子厚墓誌曰子厚前時少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使子厚在臺省時自待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皆實錄也

淮南子繆稱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上德云學

常樅原注淮南誤說范亦云常樅集證漢藝文志天文家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老子師之又作常樅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高誘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擅壽五年梅壽七年原注

語本考工記○元折案宋龔頤正芥隱筆記曰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犀甲壽百年起於此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閣按各作挽歌十首人稱八米盧郎

事見北齊書本傳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

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何云米當為采見猗覺寮記○元折案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嘗直與

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文士各作齊文宣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不過一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為八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為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米詩成未伏盧可證采字為是姚令威西溪叢語曰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原注四三五六

五帝四三頃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元圻案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李善注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戰國策楚黃歇說秦王曰王若能持功守威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張說封禪頌曰四皇頃而六帝典蘇頌封東嶽頌曰頃作四而籍言七也隋書藝文志小說家燕丹子一卷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知姓氏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樓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

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元圻案文選有應璩與一君苗也從弟君苗君曾書此又

文心雕龍鎔裁篇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

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色澤案色何本作悅宋板陸士龍集本作悅兄文章高遠

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元圻案張茂先謂陸士衡有才多之患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鄮令案晉書地理志會稽郡縣十有句章鄞鄮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感昨全伯始有一

將來是句章人具說一縣既有短狐之疾博雅釋魚射工短狐也

又有沙蠅原注玉篇蟲穴也房中切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

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

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

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

泥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齊東洞度廣木華海賦南澗朱崖

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齊海在青徐之東南故或曰西薄或曰北接也

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道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

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鍾一作釵成雲下鍾成雨龍

集下鍾成雨鍾作釵何注當移在此句之下史記河渠書田於何所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為雲決渠為雨班固西都賦決渠降

兩荷鍾成雲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道滯之穀民無飢

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

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何云疑是田收。士龍集牧字下原脫一字

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爵羅設禮記月令孟秋之月

鷹乃祭鳥王制鳩化為鷹乃設爵羅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宜繞岡何本旁注作塹

密罔彌山班固西都賦罟網連紘籠山絡野注方言曰絡繞也張衡西京賦結宜百里近杜塞蹊司馬相如子虛賦宜罔彌山

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何云獸一作張衡西

京賦鳥不暇舉獸不得發注舉飛也真光赫之觀左思魏都賦應期運而光赫盤戲之至樂

也後漢張衡歸田賦曰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若乃斷遏海浦隔絕曲隈隨

潮進退采蚌捕魚鱸鮓赤尾鮪齒比目爾雅釋魚鱸郭注鱸大魚似鱠

而短鼻口在領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又鮪鮪鮪鮪鮪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

中通出鱣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鱣子即此魚也詩魴魚頰尾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七命赤尾丹鯉紫翼青鬚論衡魚之哆

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說詔者人共畏之廣韻鮠音據魚名物性志鮠形似石首魚三牙似鐵鋸爾雅釋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謂

之鮠不可紀名鮠鮠鮠炙鮠鮠炙石首何云古人石首本用炙食臙魚

干祿字書贈通鮠廣韻鮠力求切魚名說文鮠海魚名漢書王

鮠音制異魚圖贊鮠魚之味其美在額文選吳都賦

注異物志鮠鮠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

小鮠及大魚不敢食之然煮鮠之肥美案即河鮠也郭璞江賦注字林曰

鮠魚出南海頭上有石一名石首廣雅釋魚石首鮠也山海經濫水西流

注于漢水多駕鮠之魚其狀如覆鉢鳥首而魚翼音如磬石之聲臙一作

臙陸璣詩疏云真東海之俊味有膳之至妙也及其

蛤之屬江賦曰紫蛭如渠洪蚌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蚌應節而揚

蚌似車螯潔白如玉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

也惜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

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何云淪疑作綸飲馬昆明四

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

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

鄧縣三十餘日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

而立石頌秦德又封禪書始皇南至湘山夫以帝王之尊不憚

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

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

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

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妙上下

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

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

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隋書

經籍志地理類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異物志一卷後漢

後漢議郎楊孚撰南州異物志吳丹陽太守萬震撰



全云能字疑衍錢氏大昕曰能即兩字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

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元

案陸士龍書見宋慶元六年朱奎孫垓范袞校刊二俊文集中二俊謂機雲兄弟也車茂安二書亦附見士龍集

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嗟然而終日不言

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

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全云六朝之文放蕩開於荀子不特斯非之為害也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

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

昭昭矣何云此憤宋之滅而有為言之○元圻案史記王翦傳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

荆乃引而東翦因擊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漢書地理志沛郡有蘄縣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

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

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何云東坡先生書羅池詩作秋與鶴飛全云此追過沈存中

一層○元圻案宋陳善捫蝨新語曰楚詞以吉日對良辰以蕙散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

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為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

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以為矯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合羅池

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為誤惟存中為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自春秋出

徐仲車積書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

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

鄭縈可謂知其量矣後村劉克莊詩謂未必朱三能跋

扈祗因鄭五久經綸朱温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  
 於鄭祭何議焉方樓山云只取朱五鄭五好對耳 集證黃震東發  
 蓋審也使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  
 愚故三歎三詠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之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  
 其必不能相而不相之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  
 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  
 者斯可矣○元折案唐書鄭祭傳祭字蘊武本善詩其語俳諧故使落調世  
 共號鄭五歇後體聞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  
 知矣固讓不聽三月以疾乞骸 徐仲車節孝集二十八書鄭祭傳曰尊官  
 重祿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  
 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  
 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  
 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如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吳泳  
 鶴林玉露渡江以來詩禍始絕唯寶祐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不是朱  
 三能跋扈祗緣鄭五久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教  
 之云梧桐秋兩何王府楊柳春風復相橋曾建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十年  
 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 朱三鄭五句齊東野語又以為曾  
 極詠黃巢戰場詩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二年五臺山真容院

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集證玉海百六十三至和二年六月丙申以五臺山真容院新修太宗真

宗御書閣為寶章閣又云寶慶二年建寶章閣藏寧宗聖製

水經注三十一南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

之所陽葉邑有流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

耕於方城以上皆水經注文○原注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

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條丈人一時在野

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謂

蔡也 闕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

何云葉公之討白公勝也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又云史云孔子遷於

蔡三歲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

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

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

之資為詩元折案晉書載記石勒雅好文學嘗令儒生讀書史而聽

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北  
史何妥傳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  
身經國何用多為宋書隱逸陶潛傳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閑靜  
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南史梁元帝紀帝  
諱繹魏軍入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論曰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  
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  
滅亡哉北史崔儼傳儼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門通鑑齊武帝紀永  
平八年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  
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韓昌黎誌盧殷墓曰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  
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為詩資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

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

九嘆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

必告宗廟議於明堂原注皆謂人君今以為宰相誤矣全云

此注是正文 閩按淮南主術訓在卿相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

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元折案王

書二十七歐公醉翁亭記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前此未聞又觀錢公輔作越  
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  
也問其作之主入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  
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  
一篇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元折案

雜記曰東坡作鍾子翼哀辭用四字七字為句崆峒摩天章貢漱石致兩確  
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俚俚王文考靈光殿  
賦彤彤靈宮歸靠穹崇紛厖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宋費衮梁谿漫  
志曰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出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  
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辭別出  
新格次之他文稱是坡歎息以為知言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

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元折案初學記水總載風吹  
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波曰

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瀾劉熙釋名曰風吹水波成文曰瀾蘇老泉仲兄字文甫說曰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波也紆餘委蛇蜿蜒淪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紆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駢徐而如徊故曰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宋黃徹碧溪詩話載東坡曰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全云周博士行已程子弟子跋薛唐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

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

是嘗殺公子胡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

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

刻畫吾忍觀之哉案陳后山叢談前世鄙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

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李徵之朝野雜記曰秦璽者李

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

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晉懷帝元年丁

卯改之亂没于劉石永和晉穆帝元年乙巳改元之世復歸江左者

晉璽也太元晉孝武帝四年丙子改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

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原注隋謂之神璽○北史魏文帝紀大統三年春二月槐理獲神璽大赦劉

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

也開運五代晉高祖八年甲辰改元之亂没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

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

璽之亡則已久矣元折案以上皆雜記文後漢光武紀注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

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迺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史記李斯列傳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賧為城旦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又趙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

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睦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又二世責問李斯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三國志吳孫堅傳注吳書曰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氣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掌璽者以投井中又引山陽公載記曰素術將偕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晉書輿服志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于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晉陽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遣子宏求救于雍州刺史却恢獻玉璽一紐送建業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國璽周益公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云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玉綠色以獻于朝襄房辰安悛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璽自五代亡之今為時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講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行朝會禮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周恭叔名行已元祐六年進士著浮沚集跋秦璽文見第六卷陳直齋曰永嘉學問所從出也

寶至道太宗二十年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

則更製乾興真宗二十五年元年仁宗即位嘉祐仁宗三十四年

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寧宗十四年

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玉海無

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御命以

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於

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

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原注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

已集五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奠定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天聖元年為火所燬又制焉後從奠昭陵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神宗哲宗皆循此制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徽宗元符三年欽宗

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不復制矣周密齊東野語賈涉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宋王林燕翼貽謀錄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寶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製而尚循秦舊六寶之用自天申受地不愛寶獲金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莫無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據此受寶之禮再行於大觀也宋表聚楓小牘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為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歷於萬年

璽也而更為寶匱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

有是哉元圻案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曰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改傳國璽曰寶唐梁肅受命寶賦序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馬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陳隋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注唐車服志天寶十載改傳國寶曰承天大寶唐書百官志一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璽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匱四塗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匱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匱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匱曰申寃在西陳抑屈

者投之黑匱曰通元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匱使天寶九載元宗以懸聲近鬼改理匱使為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續通鑑長編二十五太宗雍熙元年改匱院為登聞檢院東延恩匱為崇仁檢南招諫匱為思諫檢西申寃匱為申明檢北通恩匱為招賢檢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

經畧以總制之咸淳末度德祐初閩按瀛國公初賣降

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全云明季重武臣然唐通美瑾

之流終降流賊若寧武靖南則宋末張順姜才一輩人

璽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原注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圖鹵簿

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案隋書經籍志俱著錄唐有大駕鹵

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唐書藝文志俱著錄景德真宗七年二年

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仁宗元年六年宋綬上

鹵簿記十卷景祐仁宗十二年五年案景祐無五年似誤長編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乙巳南

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十卷自注鹵簿圖記以天聖六年上至是又增飾之耳

綬取舊編益新制上

鹵簿記十卷政和辛卯改元

七年詔改脩宣和元年

紀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何云禮樂刑政即天子之鹵簿

也是之不圖而屑屑焉三十三卷為哉○元圻案唐封演聞見錄曰與駕行幸時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其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楯音義皆同鹵以甲為之所以扞敵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皆同於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葉石林燕語四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

趙安仁

字樂道

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

斗謂北方

原注爾雅北戴斗極為空祠集證玉海五十八景德元年盟好之議翰林學士趙安仁多所參預撰答書又記太祖朝書問規式及接伴乃裁定觀見儀制安仁又錄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可附於今為豫備者作戴斗懷柔錄以獻○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地理類戴斗奉使錄二卷皇朝王曙撰景德三年為契丹主生辰使祥符二年為弔慰使所錄也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

其形如履

原注古兒童所戲之器非土壤也

先側一

壤於地遙於三十

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集證曰引見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御覽五百八十四

引風土記作壤尺三四寸張湜雲谷雜記云選注云長四尺三寸恐是傳寫之誤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不復有履形矣御覽所載為是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

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元圻案袁黎齋象山先生文集序曰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象山學者尊之為象山先生

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象山學者尊之為象山先生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

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何云以得已之役病民而又責以寡廉鮮恥此相如所以為佞夫也又云斷章取之○元

圻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焚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

乃遣相如責廖蒙等因諭巴蜀民臣非上意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

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方樸山云顧寧人先生云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北方之強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南方之強也本此

劉之道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闕

作言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

鞿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元圻案史記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鞿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鞿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鞿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鞿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唐書李愬傳愬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鞿鞿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

人儻觀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劉狀元東歸集十卷大理評事鉛山劉輝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澁歐公惡之下策及是在殿廬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輝也公為之愕然

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

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

生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

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

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馬氏校云高弟元板

作高弟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闕按見顏氏家訓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

里俗謔字也集證宋景文筆記考古篇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偽字最多如巧言為辯文子為學之比隋有柳詵傳又詵之說



以玩易巧矣予見佛書以言辯氏多作詈世人不復辨詰北史江式傳式表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辯談士以意為疑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免為觀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元折案巧言為辯八字閣何並云見顏氏家訓今本家訓無此二語

庚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

春秋中山之國有夙何云夙當作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

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

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原注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

聚作曼友皆誤○元折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亦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項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亦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畢氏校本曰夙舊本作夙梁仲子云韓非子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仇由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為仇由說文繫傳

口部吞云呂氏春秋有吞猶國智伯欲伐者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注見卷六鬼子止昭德讀書志第三十頁之東京

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

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鬼文元

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密嚴

堂闕按當時春明宅子儼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元折案書錄解題典故類春明退朝錄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宋敏求

次道撰所記多故實其父宣獻公綴居第在春明坊如鬼氏稱昭德也○四錄類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子卷者其附志一卷宋見

之字官圖數文莊家書故藏書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贖博聞于時余家自文元公

來以翰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再見後凡書

存南陽書天有好事者得書者年書云昭德讀書志地理

類東京記三卷宋敏求編開封坊巷寺觀官解私地所在及諸故實極其精博晁迥諡文元著昭德新編二卷其首序曰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

四庫全書之疑重出

以周易巧矣予見佛書以言辨氏多作詿世人不復辨詰北史江武傳武  
表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辯談  
士以意為疑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免為駭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  
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元折案巧言為辯八字闕  
何並云見顏氏家訓今本家訓無此二語

庚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穀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

春秋中山之國有夙何云夙當作夙絲者智伯欲攻之鑄大

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絲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

諫不用斷穀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絲亡原注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

聚作曼友皆誤○元折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中山之國有夙絲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絲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亦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穀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絲亡畢氏校本曰夙舊本作夙梁仲子云韓非子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仇由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為仇由說文繫傳

口部在云呂氏春秋有各猶國智伯欲伐者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注見卷六鬼子止昭德讀書志第三十頁致之東京

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

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鬼文元

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密嚴

堂闕按當時春明宅子儼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元折案書錄解題典故類春明退朝錄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宋敏求

次道撰所記多故實其父宣獻公綴居第在春明坊如鬼氏稱昭德也○四庫全書總目錄類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子卷考異一卷附志一卷宋鬼氏武撰後志補并重編附志則并并所續輯也○武宣獻公宅在東門外

之字宣獻公宅○武宣獻公宅在東門外○武宣獻公宅在東門外○武宣獻公宅在東門外

文莊家書故藏書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贍博聞于時余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而後復入景公存南陽公天資好書所有甚富○昭德讀書志地理類東京記三卷宋敏求編開封坊巷寺觀官廨私地所在及諸故實極其精博晁迥諡文元著昭德新編二卷其首序曰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

而備放此五說酌中而作陳直齋曰昭德者京師居第坊名也晁氏子孫皆以為稱宋朱弁曲洧舊聞四家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讀故也當時春明坊坊比他處儼直常高一倍

呂氏春秋慎大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

未嗜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

云美玉按紀年卷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琰原注註非何云注誠誤然紀年要是偽書或因

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呂覽之語而誤撰也

新序節士

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

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

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

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嘗置九天道士百人

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何云後漢書有史道士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六十六道部引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云道士從道為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名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人魏武帝為九州置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八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元圻業元和郡縣志京兆藍屋縣樓觀在縣東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有尹先生樓因名樓觀武德初改名宗聖觀又京兆長安縣神明臺在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北有承露盤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

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

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原注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

明開皇為劫數集證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龍漢延康助億劫混

沌之中溟滓大梵寥廓無光赤明開晉運度自然上陽子注云東方得九氣

閣按後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亦

四十二

以分天境劫號龍漢南方得三氣以分天境劫號亦明中央得十二氣以分天境劫號上皇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境劫號延康北方得五氣以分天境劫號開皇○元折案隋書經籍志四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亦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魏書釋老志曰道家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亦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東坡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如是而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亦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此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錄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

綱傳松卿曾幾移疾不行原注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先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老莊以文飾之宋景

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

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

莊與釋氏合也宋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

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誠子孫曰道士本以

元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家而無

闕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為初刊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議依倣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非始於光庭也闕按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元奘神秀並列而新書則削去元奘等意殆見於李蔚傳贊中

耶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范蔚宗西域傳論亦設為疑辭以示其意○

元折案唐書傳奕傳奕相州鄴人太宗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

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模象老以文飾之有害國

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又李蔚傳蔚字茂林系本隴西懿宗惑浮屠常飯

萬僧禁中自為贊頌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

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贊曰佛者之言大抵與黃老相出入以耳目不際為

文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賦却是景文捉得他正賦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又曰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又曰道書有真誥未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之說皆是竊他佛教至鄙至陋者為之陶岳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未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東坡跋柳子厚大覽禪師碑後曰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梁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魏書釋老志魏世祖詔曰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神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道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後漢西域傳論曰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胡致堂之說蓋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言之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二節自和道藏書目下載其全篇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誤以此辰為北斗蓋

近世依託為之何云異端之書孰非依託何獨此經耶○元圻案李壁四十九章經序曰道家之書真者絕少而俗師附

益假託者多如世所傳北斗經乃以北辰為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

人經元圻案魏鶴山跋楊文公真蹟云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凡將急就之文稗官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靡不該覽漢書西域傳安息國臨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為書記註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為皮之不柔者水經注二安息國畫華旁行為書記也度人經曰敷落神真普度天人注敷散也落布也乃散真文布置諸天令其執持普度天人皆成妙道

漢屬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

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

種案見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姜夔竟章跋王獻之保母帖引阿含經云四海入河與海同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與此文異石林

葉氏避暑錄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

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

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戶梨密為帛是

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

請皆姓釋

集證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引支遁傳云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

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又引高僧傳云帛戶梨密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丞相王導見而奇之又引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又引道安傳云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增一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既與經符遂為永式○元折案廣宏明集載梁荀濟論佛教表曰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傳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水經注一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四十二章經佛言辭親出家誠心達本解無為法名曰沙門魏書釋老志曰服其道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邱為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晉書佛圖澄傳石勒稱澄為道人高僧傳釋道猷吳人生公弟子宋孝武敕住新安為鎮寺法王錢氏養新錄十九六朝以道人為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

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又宋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即沙門

唐曰鵲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

葷屏漣酪可汗常與共國何云蓋至于今不絕也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名五胡之亂而道釋

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原注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

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何云祝謂祝髮

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全云止齋弟子曰三代

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

盟詛再變而為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

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

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

惑之何云詛盟始於三苗舜竄之于三危正在西域三代之盛聖王繼作

者荀濟也刑餘之民恨入骨髓元圻案晉書載記姚興傳興託意於佛道

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

臺於中宮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

南雍州刺史讚之弟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

疏讚明其事世祖欣然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水

經注十六昔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頂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

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檟盛經

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書呂刑民興胥漸浪派勞禁周中

于信以覆詛盟毅梁傳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

人奏之故始皇米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

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

方士傳其說不能通然則性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漢書

外戚傳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

尊其術又公孫賀傳平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

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又睦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漢興推陰陽災異者孝武

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袁

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又王莽傳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

孟通汲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漢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

矣後漢光武紀中元二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識於

天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詩云西

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

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

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窮幻駕

空說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相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

祭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

不同何云即此見其多妄○元圻案周孝王乃懿王之弟孝王元年歲在

壬子歷夷厲宣幽平桓六王而後莊王立莊王九年歲在癸巳相距

二百二十二年宋邢凱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

為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

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

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為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胡五峯皇王大紀一論

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厭苦世累欲求超脫之道遂捐親棄婦入山刻木意窮幻見駕空說曰我能得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願欲必從而非一世事理之所能嬰也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注云魯

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

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文選李善注按春秋莊

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

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較之知辛卯

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攷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

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

元圻案水經注一法顯傳曰恒水又東南逕迦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城東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水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板樹生太子太子墜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并池俗傳四月八日為浴佛日

滴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識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識書

其來遠矣何云東漢尚識緯此效書所由來之以興方樸山云史記趙世家載扁鵲語云秦識于是出矣當秦穆公時公孫支受

而藏之則識所從來久矣全云此識字不可即指漢人識緯之書何氏亦因滴水而附會之元圻案張平子曰圖識成於哀平之際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

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

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全云或問以下當另為一條集證陳善捫蝨新語傳與蕭瑞論佛瑞

曰地獄正為是人設耳張唐英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李肇國史補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者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入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哉元圻案梁觀國字賓卿番禺人胡致堂為作墓誌稱為海濱奇士著議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

矣曷為求之他何云李壽翁語似當接上為一條元圻案李壽翁名椿涪州永年人官敷文閣直學士朱子為作墓銘



稱其行身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無一言之不適於用。

通典唐有符祆正謂之視流內。

原注祆呼烟切胡神也。元折案通典職官一隋置九品品各

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謂之流內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品品各有從謂之視流內唐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正祆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九品謂之流外又職官二十二唐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符祆正自註祆呼朝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宋敏求長安志九唐京城朱雀街東第五街次南靖恭坊街南之祆祠又十朱雀街之第三街次南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自註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祆祠也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職說文示部祆胡神也从示天聲火干切通典作呼朝反則字當從天深寧引通典而不從其音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

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

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元折案張忠甫語見樓攻媿書陳止齋所作忠甫墓誌後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

文忠

講筵卷子

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元折案文忠又云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若槁木之不可生生死灰之不可燃是乃無用之物見文集十八東坡志林作如泡在水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

淨

見通鑑梁紀武帝太清元年杜弼之辭也

可謂切中其膏育矣誠齋詩云梵

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

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

元折案梁書侯景傳臺城既陷高祖雖外跡已屈而

意猶忿憤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又武帝紀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南史梁武帝紀帝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久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狄梁公曰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足為深者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元宗也皆因避

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元武為真武元  
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曰太真經若迎真  
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日女冠為  
女真遂為亂華之兆集證宋史祥符五年真宗夢神人傳玉皇  
之命云令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遂尊號  
曰聖祖以為趙之始祖改元聖曰至聖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  
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  
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

事也集證宣律師和尚唐初僧○元折案列子周穆王為周穆王時西極之  
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及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  
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推路寢以居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  
之若雲屯馬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

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  
所坐猶嚮者之處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穆王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  
王神遊也形莫動哉文潛語見所書香山傳後文又曰佛自東漢明帝以  
來其書與教始大行於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  
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為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  
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為佛哉文潛蓋謂列子非寓言也故厚齋因其  
疑而決之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何云今里語抱佛脚本此集  
證中山詩話王丞相嗜諧謔一

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  
古詩一句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  
笑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  
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

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原注惟佛與佛出法華經○  
元折案東坡宸奎閣銘序曰

廬山僧懷建住京師十方淨因院仁宗與建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  
七篇建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  
銘曰魏魏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建道遠自在禪律並  
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  
時節來朝以謹其歲 此條本龔頤正芥隱筆記姚令威西溪叢語

放翁載長蘆宗蹟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

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

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

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今山谷集作不任當從之資生行乞

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

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

今也毀中民十今山谷集作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

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

食所在常千今山谷集無千字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

土木之妖龍蛇虎蛇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

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蹟以浮屠氏而能為此

言其墨名而儒行者歟元圻案魏書太武紀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四月鄴城

毀五層浮圖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五月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

門道士並令還民唐書武宗紀會昌五年七月併省天下佛寺上州留寺

一所僧十人下州寺並廢合過行香日期於道觀行禮計拆天下寺四千六

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充兩稅唐僖宗七年

庚子改元廣明除蕩蓋指黃巢之亂藥山惟儼禪師語錄師侍奉馬祖三

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脱落盡惟有一真實祖曰子之

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支既然而此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  
昌黎送浮屠文暢序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  
此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為

德士其相反如此元圻案邵公濟聞見後錄二十九北齊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宣和中勅沙門着冠為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梁谿漫志曰宣和庚子改僧為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僅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而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

閣原注此即蘭若也集證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諱四分律云空淨處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蘭若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切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

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

周書武帝紀云云本頁兩見

子為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汰僧書武帝紀建德三年初斷佛道曰教經帝紀帝諱贊高祖長子也自稱天元皇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唐書高祖紀武德三年詔晉州立老子廟以為唐始祖八年四月沙汰僧道廢浮屠老子法又太宗紀贊曰太宗功德兼隆

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春秋責備賢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

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

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見文集跋楊和父三十五

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

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

子問此何為文公佛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

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

發人矣何云操竿草早為所奪由中無以此推之則知利

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

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

德士其相反如此元圻案邵公濟聞見後錄二十九此齊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宣和中勅沙門着冠為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梁谿漫志曰宣和庚子改僧為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僅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而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

閣原注此即蘭若也集證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四分律云空淨處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蘭若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切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

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

之何哉何云馮定遠云唐以老子為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汰僧尼道士耳元圻案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初斷佛道二教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又太宗紀贊曰太宗功德兼隆帝所居稱天臺大象二年初復佛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唐書高祖紀武德三年詔晉州立老子廟以為唐始祖八年四月沙汰僧道廢浮屠老子法又太宗紀贊曰太宗功德兼隆

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春秋責備賢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

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

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見文集跋楊和父三十五

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

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

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

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

發人矣何云操竿草草為所奪由中無所得也李習之不應有此

以此推之則知利

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

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

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疾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院大

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見文集三十四全云以大顛誣韓以

師也○元圻案真西山跋遺教經曰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曠止妄息欲寡

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云云楞嚴經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名三無漏學傳燈錄唐宣宗問宏辨禪師何名戒定慧師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

照覽無碍謂之慧白香山云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法苑珠林佛變火坑作蓮花池滿中淨水皆甘而冷種種蓮花遍覆水上楞嚴經引諸沈冥出於苦海又云既行布施然後越生死此岸到菩提彼岸徐陵雙林寺碑濟

是沈舟能升彼岸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擊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樓攻媿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云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船漂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頓你者漢問德摩事作麼于當時失色

玉云秋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省問答之人俱不同即此可證釋氏之誣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三普門品下載西山此文補院大士作彌陀大士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

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元圻案真西山取其語以榜維摩室晁氏讀書志釋書類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右姚秦鳩摩羅什譯華嚴經注維摩詰華言淨名也

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七元黃之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維摩詰者華言淨名居士也沒於妙善之國生於毗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常備梵行世號白衣居士馬又曰智總大雄心行菩薩雖人我無相以拯救為懷憂本無憂憂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眾生之病魏鶴山作錢文子白石詩傳序曰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勵志有聲庠序任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為士宗仰云

鄧志宏南劍天寧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

撤塑像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元圻案傳燈錄丹霞禪師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火院主訶之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

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道其然乎

元圻案傳燈錄丹霞禪師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火院主訶之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

通鑑

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來燒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十耕欄集十  
六卷宋鄧肅撰肅字志宏南劍人王明清揮塵後錄稱宣和良岳成大學生  
鄧肅上十詩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圓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遂之靖康  
初李伯紀啓其事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於當日

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  
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

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色是也  
原注杭州南亭記武帝去山臺野色四萬

所。元所案此條全錄考異之文原注明杜牧之文見南亭記也通鑑會  
昌五年五月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若人者翻釋氏要覽  
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注又云釋書曰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  
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  
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闕奢二字只作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舊唐書  
一百二十四薛嵩傳嵩絳州萬泉人子平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  
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又良吏傳下薛平河東  
寶鼎人新唐書一百六十四薛平傳平父順為奉天尉非一人也今本會要  
四十八議釋教下大和二年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建之初有  
兩泉涌出請賜額為太和寺從之温公通鑑考異引之似誤大和為元和薛

革為薛平

何云丙戌春日重閱一過其中徵引之書仍有未能盡悉者甚滋學荒  
記疏之懼七月二十六日以病在告漫記卷尾  
方粹然心齋云何先生於前輩一話一言奉為格人元龜之訓故丹青  
點點至於再四與閣先生校本合之為兩美承學之士不可以一日不  
讀也

潛邱義門謝山三先生皆篤嗜此書考訂釋箋不遺餘力而潛邱又三  
屬人入鄞訪求深寧之行狀神道碑墓誌欲附之卷尾求其畫像欲摹  
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即以其自題三十八字勒諸目次之前其風味更  
不可及已前輩讀書真寶如此後學胡可忽諸又按謝山同谷書院  
記云深寧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間良無所愧而其學術獨  
得呂學之大成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塾徐氏幾王徐本之西山真  
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為朱子再傳派系而深寧又頗疑呂學未免和  
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為呂氏世嫡也何與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建  
安江右永嘉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况深寧少師迂齋則固  
明招之傳也因警校三箋而節錄此記溯其學統所由來云嘉慶七年  
二月古董後學屠繼序識於粵東海陽縣署中





